

巴山之上,住进云里

高 婷



游客在阳台眺望远方。

民宿供图

从陕西西安出发,3.5小时车程,一路向南扎进大山。过了汉中市镇巴县城,回头弯一个接一个,远山近景相互交错。就在某个“猛回头”之后,视线豁然开朗,对面山脊上,一组木屋散落其间,像被风吹到山坡上的种子,这里就是欢喜山民宿。

海拔970米,夏季平均温度22摄氏度。下了车,山风迎面扑来,城市里积攒的燥热瞬间被卸在了半山腰。

我住在欢喜山民宿的“蓓蕾”木屋,落地窗把整面山景框成一幅画,飘窗上铺着软垫,窗外是层层叠叠的茶田和远山。房间里备了草帽、编织包、遮阳伞,衣柜里藏着一个小百宝箱:瑜伽垫、电蚊拍、不同规格的数据线,还有几根棒棒糖。“给小朋友准备的。”管家说。

傍晚,沿着石板路上山,“水镜”云端无边泳池悬在山崖边。池水倒映着正在西沉的太阳,水面被染成金黄色。一个女孩趴在池边,下巴搁在手臂上,一动不动望着远方。我坐在旁边的躺椅上,没有下水,只是看着天色一点点暗下去。

悬崖餐厅的晚餐是镇巴腊肉、汉江鲜鱼、高山菌菇。腊肉是本地人用古法风干的,肥瘦相间,油脂浸到下面的笋干里。“山里有什么就吃什么。”管家说。窗外,云海正在翻涌,暮色漫过来,像一层金粉撒在桌面上。

清晨,被鸟鸣叫醒。沿着山路往下走20分钟,七里沟村便出现在视野里。青石板路两旁,老人们坐在家门口剥豆子。卖豆腐的大姐招呼我尝一块鲜豆腐:“山泉水做的,比城里的甜。”买来坐在路边的石阶上尝一口,确实甜,带着清冽的豆香。

午后,在泳池边的咖啡馆点了一杯荔枝冷萃。这家叫“土锤”的咖啡馆,创始人是一名西安来的博士,3年前在秦岭脚下开了一家土洋结合的咖啡馆,没想到火了,40万游客涌进那个小村子,十几位年轻人跟着返乡创业。如今,她把“土锤”带上了巴山。

睡前泡了露天汤池,热气升腾,头顶是漫天星辰,安静到能听见自己的呼吸。想起白天卖豆腐的大姐说:“你们城里人山里找清静,我们天天都在清静里,早就习惯了。”

欢喜山不是那种让你见到就“哇”一声的地方,它更像一个容器,把你的焦虑、匆忙、手机里仿佛回不完的消息一样一样接过去,轻轻放下。然后,山风会来,鸟鸣会来……“久在樊笼里,复得返自然。”陶渊明1600多年前的诗句,在这个22摄氏度的夏日,忽然变得具体了。

这个夏天,旅行正在“慢”下来。人们不再步履匆匆追逐网红景点,转而寻一处小院、一座山居或是一栋老宅落脚。不必追赶行程,只静静栖居于山水、烟火之间,让时光缓缓流淌,将自己妥帖安放,沉浸式体味另一种从容自在的人间日常。

入夜推窗赏星河

伊 凡 文/图



星空下的星宿高田。

观测台,通过专业望远镜凝望星云星团,他为我们讲解星宿典故,通俗而生动。流星划过夜空的瞬间,山野一片轻声惊叹,这场观星早已不是简单打卡,而是一场沉浸式科普。

在国家公园的原生山林,沿着林荫步道溯溪而行,密林隔绝烈日,溪水清凉沁入,窸窣带我们一路辨识原生草木、寻访林间小动物,没

有赶路的仓促,更像是一场深度自然研学。

在这个微型村落,我选择让生活更慢一些。白天,在星空咖啡馆喝一杯手冲,看一本书;傍晚,去山野市集买当地人晒的笋干和萝卜条;夜晚,看完星星还能在山脚的小酒馆里歇歇……一切是那样自然与随意,好像生活原本就应该这样。

洋湖小岛,藏着一种生活

木 子

一座以烟火气闻名的城市里,有没有一个地方,能够让人慢下来?

湖南长沙洋湖湿地,一座小岛静静卧于湖心。穿过洋湖水街的拱桥,城市的喧嚣被留在身后,青瓦白墙、曲桥庭院、湖光树影铺展开来。8月初,我住进了这里——雪晴集·山雨晴岚,一家民宿,却又不止于民宿。

走进雪晴集,大厅里的屈原木雕、取自《离骚》的房间名字、湖湘园林的营造、以“潇湘八景”为灵感设计的菜单……这些不是简单堆砌的文化元素,而是在地文化的转译——在住宿、饮食等体验中,感受湖湘文化的气质。

午后,和雪晴集的主理人坐在湖边闲谈。他没有刻意强调有多少间客房,更愿意谈论今天有没有一场读书会、一场非遗体验、一场音乐分享,或者一群人围坐喝茶聊天。在他看来,民宿只是空间,真正经营的是人与人的连接,是一个可以持续生发不同内容的文旅生活社区。

在雪晴集住了两天,恰好赶上一场读书分享会,十来个人围坐在湖边,有人念诗,有人推荐自己正在读的书……主理人端着一壶茶坐在一旁,没有刻意融入,也没有走开,这种“在”的状态,比任何刻意的安排都更接近生活本身。空间最珍贵的功能或许不是承载内容,而是让人愿意坐下来,等一个人把话说完。

离开前的那个黄昏,我又来到湖边,管家递来一杯茶,又递上一副望远镜说:“等等吧,白鹭快回来了。”在等待白鹭的那一小段时间里,我没看手机,也没有任何催促,只有风吹过湖面的声音,我想那一瞬间真正打动我的不是白鹭,而是静静地等待。

这种慢,应该是这里独有的一种生活方式——没有刻意的网红打卡,没有喧宾夺主的装置设计,而是把更多留白交给自然、交给文化,也交给每一位来到这里的人。

一座民宿可以提供房间,一个文旅生活社区却可以持续生产文化、连接人群、滋养城市,雪晴集提供的不只是“住一晚”的空间,还有“如何生活”的若干解法。

离开时,我站在拱桥上再次回望,小岛依旧安静,真正留下来的不只是风景,而是一种相信生活、热爱文化、愿意慢下来的态度。或许,这正是当下文旅最珍贵的价值——让每一段旅行都成为一次与自然、与文化、与自己重新连接的开始。



游客在青瓦白墙、曲桥庭院中拍照。

民宿供图

戈壁栖息,住下就是最大的意义

李 琤



夯土院落静立晨光之中。

酒店供图

甘肃敦煌是丝路文化重镇,多数旅人來此只为奔赴石窟壁画,在走马观花的奔波里,却没有时间沉浸式感受大漠的千年风骨。东驿敦煌,恰好为旅人提供了一处安放身心、对话文脉的戈壁栖居地。

酒店坐落于花雨东路敦煌文化核心区,与鸣沙山对望,周边文博场馆环绕。酒店主理人是深耕文旅多年、来自广东东莞的陈氏姐妹。二人初次到访敦煌便心生感慨:标准化酒店割裂了人与丝路文脉的联结,缺少一处能让人停下脚步、静读大漠的精神居所。由此,她们决定打造名为“东驿”的东方文化驿站,为都市人筑一座扎根敦煌的文化栖息地。

为践行这份理念,近百亩地块仅规划数十间院落客房,施工时就地取材夯土、原石,完整保留场地原生胡杨,让建筑依偎大地,不刻意造景,不隔断人

与戈壁的羁绊。

傍晚独坐院中石凳,落日将沙地晕染成金红,鸣沙山轮廓消融在暮色里,此刻才恍然发觉:住宿不再是旅途的附属,停留本身就是此行的全部意义。

酒店所有客房、公共空间均以人体经络命名,尺泽、青灵、云门、风门错落排布,是姐妹二人埋下的温柔提醒:放下满档行程,跟上戈壁舒缓节奏,关照松弛的自我。来之前,我列满游览清单,入住次日清晨,倚露台煮一壶清茶,看晨光缓缓漫过山脊,奔波打卡的念头尽数消散,只愿留在此地,任戈壁长风放慢时光。

敦煌当代设计与研究中心是酒店的文化客厅,泥版画临摹、经文书写、敦煌纪录片放映等沉浸式体验一应俱全。斜阳透过木格窗落在泥板上,斑驳

光影间读懂“万物并作,吾以观复”。从前只在博物馆见过壁画复刻品,亲手描摹泥版画后,才读懂线条里沉淀的岁月匠心。曾经被视作“虚度”的闲散时光,在此有了全新定义,是内心被温柔填满的留白。

离店之际,管家将我课上绘制的泥版画赠予我,线条笨拙,上色不均,却是独属于我留在戈壁的印记。车子驶离院门,回望静立晨光之中的夯土院落,仿佛自沙漠深处生长而出,等候下一位寻静而来的旅人。

这个戈壁之上的夏日,不必奔赴各处名胜,一方小院便能安放浮躁心绪。穿行在敦煌炽烈白日与漫天星河之间,游走于夯土阴影与胡杨枝叶之下,我终于触碰到这座古城鲜活、本真的文化脉搏。